



草莽風雲

LOUIS L'AMOUR 著・張汀譯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九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六六

草莽風雲

JUBAL SACKETT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原 著：LOUIS L'AMOUR

譯 者：張 汀

發 行 人：平 鑑 潤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鑑

趙爾心、董 菲、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斯華、麥倩宜、姜思鄉、謝瑞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黃玲玲、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範秀玲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著 作 權 及 版 權 所 有

本書定價：新台幣110



草莽風雲

LOUIS L'AMOUR 著・張汀譯



草莽風雲

LOUIS L'AMOUR 著・張汀譯

當代名著精選 266

草莽風雲



JUBAL
SACKETT
LOUIS L'AMOUR

張 汀 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朱柏·賽克 (Grubal Sackett)

——充滿理想的英俊青年，到西部去追求美好的未來。

巴納巴斯·賽克 (Barnabas Sackett)

——朱柏的父親，率家人自英格蘭移民到北美。

薩金姆 (Sakim)

——朱柏的老師，是個睿智的阿拉伯學者。

基科塔 (Keokotah)

——愛好流浪的印第安契卡普族人，朱柏的生死之交。

伊桑可密 (Jehakomi)

——印第安納其族的公主兼女祭師，美貌絕倫。

卡巴那 (Kapata)

——印第安混血兒，高大而孔武有力。

柯梅茲 (Gomez)

——自私自利的西班牙軍官。

狄雅哥 (Diago)

——正直善良的西班牙軍官。

巴杉洛 (Baisano)

——朱柏收養的一頭小野牛，忠心得有如馴養的家犬。

1

吊狗嶺上吹下來一陣寒風，但我沒有生火，我甚至不敢擦起一點火星，以免洩漏自己的藏身之所，不遠處潛伏著一個敵人，他正在等待。

昨天早晨，我回顧行過的小徑，却見一頭野鹿驚起，大步奔過草原，消失在林中。後來，正午過後不久，又有兩隻鳥兒驚飛，有什麼東西在跟蹤我。

我躲在溫暖的毯子裏，縮在低矮的河岸下，藉著灌木和一棵倒下的大樹掩蔽身形。風在我頭上吹過，使我擔心，不知敵人潛近的聲音是否會被風聲掩蓋，他可能就躲在附近，等我起身時殺掉我。我，名叫朱柏·賽克，家住楠塔哈拉丘陵的射溪邊上，距胖姐山很近，現在離家約有一日的行程。

所有我知道的敵人都在很遠的地方，但是所有的陌生人也都是潛在的敵人，只有隨時警覺的人才走得到。

我們的白種敵人在海的那一邊，紅種敵人是杉尼卡族，也遠在哈得遜河北岸，杉尼卡人絕少離羣獨行這麼遠。杉尼卡的戰士在伊洛克瓦聯盟中，有驍勇善戰的美名，可是因為我們與他們的敵人喀陶巴族爲友，也成了他們的仇敵。

跟蹤我的不管是什麼人，對辨認足跡一定很在行，因爲我留下的痕跡已經夠少了。這樣的敵手必須提防，善跟蹤的人，必定也是優秀的獵人和戰士，我的人生才剛開始，可不想這麼快把頭皮掛在一個不知名敵人的家裏。

這股逼著我往西走的慾望，往西去找一片空曠的大地的慾望，究竟是什麼呢？

我把家庭、家人、和他們爲我安排好的未來都拋下，來這裏面對無名的河流、沼澤、山嶺、叢林，大河彼岸的平原，和那只有耳聞，不會眼見的無邊大草原，向這片我一無所知的荒野挑戰。

我四面八方都是神祕的曠野，找不到盡頭，只有印第安人的故事中提到過一點點，他們不肯定居這裏，就算偶爾來此出獵，也一定到處逐水草而居，獵罷立刻回到遙遠的家鄉。夜風吹襲下，他們縮在火旁，不安的向黑夜窺伺。這裏獵物豐富，但他們只有在需要大量肉食時，才來打獵。我們不知道這地方究竟有什麼神祕之處，也不知道他們爲何要逃避，每次談及，他們都稱之爲陰森血腥之地。

爲什麼這樣一片豐腴的草原、叢林、溪流，會沒有半戶人家？或者這兒是有人居住的，因爲隨處有一些人爲的土丘，友善的印第安人還告訴過我們，曠野中有一座不知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建造的石堡。

那些現已消失的人是誰？他們爲何而來，爲何建堡，又爲何消失無踪？這片土地上發生了什麼事？是多麼可恥的往事，是多麼大的恐懼，使得世世代代的印第安人，再也不願回到這塊地上來？

也有一個白人的故事，據說很多年前，蓄鬍子的白人遷到這裏某處河邊居住，結果統統被殺光了，有人說是契洛基人幹的，有人說是蕭尼族幹的，但這是個古老的傳說，時間久了，真相就再也沒

有人知道了。

還有人說，有一羣既不是印第安人，也跟非洲黑人不同種的膚色黧暗的人，住在一個隱密的河谷裏，他們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但是傳言中的河谷距我們住的地方太過遙遠，從來沒有人親眼見過他們。

我不是來解謎的，我要找尋土地。

我父親叫巴納巴斯，他是我們這一族自英倫渡海來此的第一人，我是他第三個兒子，上面有肯林和楊斯兩位兄長，他們都已在丘陵地帶成了家。我還有一個弟弟布萊安和一個妹妹諾麗，他們跟母親回英國去了，布萊安去攻讀法律，諾麗學習當淑女，因此我大概再也見不到他們，可能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甚至連跟父親，也不會有重聚的日子。

平常人家叫我『怪人』，因為我有點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與弟兄們都非常友愛，但我選擇了一條寂寞的路，今生今世不會再回頭。

父親是最了解我的，因為除了孔武有力，勇敢善戰外，我還從他身上遺傳了詩人與神祕主義者的性格。

還記得我們最後團聚的那個晚上，每個人都知道分離的時辰快要到了，包括替我們預備晚餐的蘭娜在內。蘭娜是威爾斯人，是父親的好友傑瑞·林的妻子，早在英國已經是母親的貼身侍女。

父親、蘭娜、和我都具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預見未來，有時非常清楚，有時却朦朧靄靄，如霧裏看花，這是我們家傳的稟賦，而我的預知能力似乎特別強，不過我一直都沒有嘗試去運用這種能力，我並不希望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

我知道父親何時會去世，我們上次交談時，他自己也若有所知，他坦然接受死亡的迫近，一如接受生命。他會手持武器，面對敵人而死，這也是他的願望。

那晚我們分別，雙方都知道這是永訣，我們握緊對方的手，注視著彼此的眼睛，這就夠了，我會永遠記得他，他也知道他的血膚會在遼遠的西部，為後來者闢出一條新路。

微弱的雨聲驚醒了我，我從毯子下挪出身子，小心的收好寢具，天快亮了。我過夜的地方有一片樹蔭遮雨，所以我還是乾燥舒服的。我背好鋪蓋，繫好槍帶，突然有了個主意。

我把睡過的那片地鋪平，拾了一根樹枝，在地上畫了四個十字。

印第安人天性多疑，而且他們相信四是個神奇的數字，找到我留下記號的人，一定會狐疑不已，甚至不敢再跟蹤我，因為他們非常忌諱巫術。

我利用天明前一個小時，趕下山，穿過月桂林，渡過一道小溪，在草原上找到我要追循的小徑。

大約一百年前，狄索托走過這條路，他的人馬和暴行，如今已如風去無痕。有幾個老印第安人對狄索托還有點印象，但他們對我們的追問，也只是聳聳肩膀。到過這裏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什麼『新世界』，只有對這片土地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存著這種無稽的妄想。

我選的路徑，是一種森林裡水牛留下的足跡，牠們跟平原裡的水牛比起來，數量較少而體積較大，留下的路徑也特別明顯。多年前，水牛就找到了所有鹽土、山隘、水源的所在，我們這些後繼者，只要跟牠們走就夠了。

我上了小徑，便開始拔足飛奔，長期生活在林中的人，都學會像印第安人一樣，慣於用奔跑代替步行，在馬匹罕見，路徑稀少的地方，這是趕遠路最好的方法。

我兩個哥哥跑得都不慢，但他們個子比我大，動作也不及我靈活，我雖然長得很壯，還比肯林輕二十磅，也比楊斯輕三十磅。

我們的生活中，隨時有鍛鍊體魄的機會，我們的木屋和圍柵都是自己到林中砍了木頭，自己拖回來建的，圍柵的每一根木頭都要掘好深溝。直到最近幾年，我們才從佛羅里達的西班牙人處購得馬匹，

而且他們賣馬給我們，還是違犯西班牙本土的法律的。

每一項工作都需要體力，例如建屋用的木頭，都要有八到二十吋厚，二十到三十呎寬，當然技術純熟的工人，有省力的訣竅，但到頭來仍然得要相當的體力。因此，我們兄弟都練出一身非凡的力氣，平日喜歡角力，松木棒擲遠，還有石餅擲遠的比賽。

我們喀陶巴族的朋友，十分佩服我們的大力氣，因為他們儘管也很靈活健壯，日常生活中却沒有什麼需要舉重的場合，所以他們的肌肉長得比較細而長，不過，他們在角力方面還是很强的。

我輕快的跑遍樹林，腳下的鹿皮靴跑在潮溼的樹葉上，悄無聲息。山頂上跟高山上一樣光禿禿的，我閃在樹後，讓身上的舊鹿皮衣跟樹叢混成一片，仔細觀察眼前的大片曠地。

雨已經停了，一片陰暗的暴風雨雲，正掠過遠方的山巔。我從沒見過比這更美麗的風景。

我謹慎的回顧來路，什麼也沒有看見，我是否已逃過那個不知名的追蹤者了呢？我自己也不相信有這麼簡單。

前面某處，有一條叫田納西的河，流經狹長的河谷。父親交給我的任務，就是去找一片新的地方，以備萬一時可以舉家遷往。

我父親是英國來的逃犯，政府相信他找到了約翰王十三世紀失落於海中的珍寶，這實在是冤枉；同時，我們住的地方，也沒有獲得英王或總督的批准。雖然我家在開發上很有貢獻，也一直與殖民地官方相安無事，但隨時可能有新總督來，父親時常警告我們，維吉尼亞並非久留之地，我們應當早去西方找到更好的土地，隨時作遷移的打算，逃脫英王的魔掌。

『全看你了，朱柏，』父親會說：『替我們在西方找一條出路，英王還不了解這片地有多麼廣大，舊的統治方式會完全行不通，舊大陸那套封建制度，可以把所有的人都箝制得死死的，但是這兒有足夠的土地，大家為自己工作就足夠了，不必向任何人俯首稱臣。』